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三十二

宋 薛季宣 撰

檄

擬謝玄喻秦檄

太元十年十月乙亥朔丙子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及
徐兗青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司冀燕國幽并七州諸
軍事徐兗青州刺史康樂縣公綢紀告僭偽秦君臣吏

士民夷等蓋聞天道好還否極於焉復泰人情助順豫
動所以咸隨是以丹浦徂征格有苗於舜禹白登遇伏
殺郅支者宣元方我后中天而興宜君子見幾而作茲
故騰檄開示大恩惟皇晉之首基當炎劉之末造拯中
原之涿水出烝民於沸羹高祖始基推配天之后稷武
皇受嬪稽叶帝之重華靈旗一指而服巴庸戎車再駕
而平吳會鑄劍戟為農器四郊惟雞犬之聞包干戈於
虎皮萬里無風塵之警有生交得其養含靈咸遂其初

父老猶存郡國仍在苟求其故可得而言由藩服之不
王致蠻夷之猾夏二聖蒙塵於外一龍浮渡而南赤縣
神州遂陸沉於異域黃童白叟為沙化於匪民亡者僇
辱於強徒生者僑流於異縣丘隴俱發女婦為俘矍然
顧之潛然涕下嗟爾有衆夫豈不懷蠢茲氐羌敢干王
畧僭竊璽綬者三紀恣睢塗炭者八州符堅欺天蔑神
弑君篡國大為不道貪得無厭謂丕圖可以詐力求而
正言惟以彊辯屈九鼎神器折鉤喙之可為萬里長江

投馬箠之能渡承食荐臻於蜀漢蚤跳斯及於渦淝饕
餮貪而食既其身終然至足工倕巧而嚙乎其指後也
噬臍虐用其民不遺餘力忘股栗於昆陽之水而頭觸
於不周之山天誅所加王師無戰前徒倒戈而血流於
淮甸朋家作仇而首折於五將丕實何人敢紀其叙前
奉頭之遠竄因搖尾而乞憐朝廷洗其宿愆詔書開以
生路方仰枋頭之食旋興谷口之師忘我生成極其狂
僭為人神所共怒固天地所不容朽壤山崩羣陰冰釋

弔民伐罪茲也其時擊鼓用兵孰云敢侮今皇帝無忘
怨耻不敢康寧傷赤子之非辜痛先靈之闕奉投此机
也將亦洗之綱紀肅將皇威誓清天邑背水之役嘗與
行間元戎啟行誤膺委寄言念中州之黔首無非先帝
之舊臣自裂河山永阻聲教昔也服乘於牛馬已而翦
棄為仇讎地厚天高故當無告日暮途遠將安適歸政
彼敵將亡之時真我武維揚之會猛將霆擊列士星馳
夔鼓轟天龍旗挾日右拒橫飛於白馬左甄直擣於礪

礮期以甲子之朝會於商牧之野人百其勇寧湯火之
在前臣一其心誠金石之斯貫其出以律惟克在和以
此攻城何城不拔以此制敵何敵之堅屬當底運之衰
已有敵崩之勢彼既腹心內潰郊邑外分鮮卑陸梁索
頭為梗關輔淪於大盜秦涼裂於叛臣號令所行城關
猶阻空如懸磬之室蟬腹何以知春行逢冒鐵之車蛙
臂應難拒輟賊既見不及遠衆將謀之不從匈奴五分
昧法呼韓之朝漢越人三勝尚求勾踐之存吳人情憤

阻既深狡敵犇亡何暇繫爾生靈當知逆順寧若父師
存祭器之為重無為召忽徒溝瀆之自經且以苻堅之
強加以苻融之佐億兆為之徒御百二為之山河犯順
而行一軼不振我無遺鏃之費彼懼滅頂之凶不以敗
亡之餘逼憑陵之寇王師討於有罪義故懷吾舊恩忽
焉而亡昭然之理正能灑然自歸上方待以不死有如
執迷罔覺負固不悛自當極吾兵鋒夷厥宮廟若火之
焰玉石是以俱焚如燎之揚蘭艾為之同燼正當其咎

人則何辜有能執丕款從反城效順投兵而下殺敵而降顯有王功具如臺格無以羗我種落與其宗戚柄臣但能慕義來歸並當推心撫納彼日之皁斯言不欺嗟茲大晉之故封並聽莫府之申令匪徒行於國討實自報其私仇將共致于昇平其勉思于長竿檄至如章

頌

龔山頌

龔山載籍多云在淮南今以會稽山記為正

龔山頌禹也粵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於四海祇承於

帝帝曰來汝禹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汝作司空往平水土時承厥考惟時懋哉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禹乃誕敷
下土思蓋前人之愆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時弗子三過其門不入惟荒度土功四隩既宅九州攸
同帝耄期倦于勤乃命以位正月上日受命於神宗禹
乃會羣后南巡狩于廬山柴望考功修五玉三帛贄萬
國咸事惟時封嵎弗格時則有大刑禹曰咨爾四岳羣

后咸聽朕言防風氏怙厥修軀弗迪訓典乃昏迷不恭
底天之咎惟時奉將天罰朕用傷哉汝創若時無若防
風之後至厥身縱九畝罔逃于予刑懋戒哉羣后拜手
稽首曰王命休哉百工播告禹之功歌僉山以作頌其
頌曰

玉帛綏綏徒御闐闐大同普天會于塗山塗山有殫神
祇是格是燕直楷蒲車夏王惟見夏王時守塗山之道
玉佩衝衝和鑾再好我宮孔卑我朝孔時載旃載旗以

莫不來甸服要荒十千其后冠劍戕戕咸拜稽首天子
命之會考乃功冕服衣裳美哉爾庸弓矢斯張戎車既
飭射御不違我田我的言私其縱公研爰獻於闕

惟燕爾勲爾庸于以圖之弗至

弗虔天子誅之匪其爾圖惟德之殊匪其爾誅淪胥以
鋪於皇夏后克明明德立我烝民播時稼穡有截龍門
惟已開之泝水襄陵如已推之娶于塗山辛壬癸甲三
越家門子呱弗荅九州攸同天子之蹤不介不鱗民思

禹功汎汎楊舟濟彼江浦有鑠黃龍俠舟以舞封嵎之
守匪易匪于王命夷之其骨專車彼獸而馴若神而嘖
受職靡時曷維其大於惟我后克儉克勤僉山孔高其
命維新節彼塗山我皇載考上帝臨之永錫難老我皇
時邁說于塗山惟石巖巖億萬有年我后勤民匪窮蹄
轍跡惟塗山之壽與昊天無極

銘

廣湯盤銘

惟商王克新厥德既新革夏命作民新辟乃惟新厥度
改正朔易服章異器械新民眠聽布新政于四方爰開
新意銘于饗餼饋之槃庸昭示爾後人尚無忘于茲新
德肆興居食息無違新訓之行惟啓迪于亡窮乃亦新
新其罔怠史臣闡明王之誨用敷廣于新銘銘曰

惟武湯新服大命作民神主器非求舊一新斯矩新作
時盤以薦以嘗以茲浴身敬哉勿忘惟此彝器規圓合
天厥度惟新其法乾坤德日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時維新德之全全德之新新亦不已有皇上帝由來無
止下民之欲喜新厭故我有新新無疆無斁於乎立王
罔遘終食于以時新作新民極沐有彈冠浴者振衣百
度其新方圓孔時無怠于勤新乃常存有荒于怠維新
之害我有典則新以行之我有精誠新以明之昊天曰
高新乃時侔博如厚地新惟其至人熙于學新以時成
新潔維清新道亶明豈無過咎自新何有戒之戒之非
新胡守自彼夏桀民之云厭尚為之祖而不逃于淪墊

凡百君子匪新勿安曷用新之食視爾盤

商輅銘

湯既勝夏復歸于亳乃變服殊號肇新儀物皇天降命
厥有山車之祥王用因夏鉤車作商大輅棄根不揉用
仍乃質繁纓一就用簡乃文駕車結旌紫幃越席于以
昭儉章德用郊見于神天王朝入于路門在賓階面王
乘不式諸侯不賜惟曰王之正乘庸以養禮辨名肆厥
後世王越厥萬世雖有作者罔或于茲路之加聞君子

之為邦亦曰惟茲商輅是乘是取大史式垂厥範銘于路之旂常銘曰

於赫皇天有嚴降命睠爾立王徂徂求定武王昭鑒山出器車代夏作商儀章以殊乃作路車名昭路寢王曰於乎我乘我懷郊于饗帝敬而無式秩秩威儀維民之則彼乘者鈎匪攻自曲彼飾者文匪彫自木豈曰無文維金之根豈曰無操維材之矯席有結草建有結旌亦有王章一就繁纓人悅其華我崇其實德之攸行匪車

無出宿在車下乘而依衡四牡既均我車彭彭豈無彤
車用駕白馬載好和鸞鏘鏘步武王綏爾成百王爰法
曷不爾雖王車軋軋於乎車僕轍跡爾前無覆無僨王
道平平夏后履癸車駕以人六轡沃若如宗以淪銘于
太常用昭儉素訓亦有言乘商之輅

周鼎銘

惟七年成王使召公卜宅洛邑厥三月公既得吉卜周
公至於新邑營以王命戒定九鼎于郊鄩攸居周公拜

手稽首曰孺子王矣惟先王格天新命肆天王惟末命而承我乃誕居大鼎于茲洛予惟卜年七百載惟三十其世王其丕承皇天休命將茲大寶母愆于敬亦母荒于卜王拜手稽首曰皇天顯宅我周家敷永命于公誠卜我不知守器之說公其誨我惟予冲子惕息惟公安命其承周公若曰我聞曰在昔禹平水土輸金九牧遐方寫物命蜚廉氏司金考視于荆山鑄鼎昆吾模其州域肆山林川澤靈神怪物之名形罔或不備無俾民迷

惟觴饗于上帝鬼神無有弗格用協于四方上下克承
天休越厥世後王啓承先人丕緒命史翁乙難稽筮兆
于元龜厥灼匪焦惟形四方其足史翁乙難獻卜兆惟
不舉攸藏亦罔惟遷徙攸行繇乃白雲其霽時尚一南
一北一西一東是將三國之遷罔或不由茲時王休德
越自輕于后桀俘厥有商肆王受之淫昏時則我先王
文武是遷是寶周公曰嗚呼王其大無輕茲器時乃知
吉凶興滅能行能息匪盈于汲匪沸于烹衆有長形竊

曲饗饗工倬戒厥形于指足王其尚監茲空曷罔違時
三德之行鼎綠德亂惟輕亦惟休惟重王其敬哉王曰
我公命矣迨周王遷國于東越蠹若蠻荆鼎之重輕是
問厥世奸王度亦萌求分器之辭或營于少海華亭倘
勤王之是覬雖鼎屬有周其震亦無惟秦氏之遷宋太
丘之社亡鼎則淪于淮泗史乃考終原始勒時周鼎之
銘銘曰

景命惟周世有烈王作邑于伊遷器于商其器伊何夏

王之鼎鼎命維新王圖有永于鑠神器儀度九州備物
昭章九德惟修靡適斯靈靡神斯怪億兆惟人罔迷罔
害有皇夏后功光九有上帝時歆受天之祐我周受之
于彼殷商湯德伊那命不于常王謂太保宅是東都邾
鄆恢恢鼎器攸居時周公邁天竈受卜三十其君祚天
景福錚鏘大寶夏后作之我王至止烝嘗淪之豈爾荆
蠻敢規分器輕重誰詢誕誇釣喙暉臺表海曾是王征
八億萬夫然莫之勝相彼力矣鼎微而重惟其德矣匪

湘之用命于三晉震彼周京豈伊異人維繫之興兵社
斯亡鼎淪于水不僭維天曷銷曷以史難忱卜三姓斯
遷顯允三王治易烹鮮時輕時重時器之神不自于天
惟時大君周邦云季七雄舉鼎折脅惟秦靡扛靡騁王
綱弛係言棄侯邦逆命惟回寧是適從三王咸寶器非
其寶玉鉉金相載新載好為是之銘饒于寶器匪周室
攸居傳夏商之世

晉白虎樽銘

臣讀儀禮觀周天子朝饗之制樽罍鼎俎各有常物張筵設席各有常處至於儀物之用彝器之飾未始不致意焉後王代興禮隨世變威儀三百未必皆先王之舊經常之制雖百世不能改也按晉太始元會儀皇帝御太極殿殿東有樽飾樽蓋以白虎羣臣有獻忠進直者酌樽酒以飲之本志所謂白獸樽也聞之陶唐眡朝旌懸進善有虞廣聽鼓鳴敢諫鴻惟大晉續禹之蹟好是正直比德唐虞講禮昭文有光犧象不銘斯義揭示方

來則何以昭晉德之隆垂無窮之範也史臣敢揚大訓
百拜稽首而為之銘銘曰

上天明明照臨下土作之君師以綏萬寓巍巍在上四
方其風廣聽遐納允惟厥中於皇我晉繼承天極正月
初元百神受職乃飾禮御陳此獸樽誰其發之正辭謹
言其獸伊何西方之仁其狀伊何倍尾參身不踐其青
不如其生周南召南王功爾成於穆文王武皇似之厥
應騶虞惟今有之匪鱗之逆觸之何怒豈無威嚴孰施

牙距禮樽是飾仁為之蓋酌而嘗之休其罔害惟昔商
周禮陳犧象亦如斯樽共惟世仰彼軺之設堯銘進善
伐鼓淵淵舜聞敢諫於惟我后匪謝虞唐禮器交施招
納無方豈無杜舉揚觶平公嬰撤齊樽斯其靡同咸寧
之定儀度孔明孰有不襲盜啓升平正言之入人臣有
限雷霆之威曾何敢干匪臣斯直君有其仁虛以受之
交誠以伸逆於汝心必稽于道啟沃之行亦孔之好上
下之交不通曰否人情孔膠勿聞乃靡虎樽之設匪以

為文以發榮光以來告君我刻銘詩用戒元首百爾事
人酌此樽酒

天閨銘

天閨在怡亭之步殊亭之側嵌然巖岫瘞于汙沙日者
漫叟泉明放于石門之下窪樽杯飲共反淳元而失此
於步武之間直若有待而然者紹興春季卒已走行江
澣得石於顧指中抉壤淘沙有門天啓易稱剛健而不
陷須沙衍在中也此閨其似之故必走而後出為作天

閨之銘銘曰

天閨何許澄江之滸厥首惟圓有方其下不鑿不攻圭
竇嵌空其誰知之狂生眷東其誰為之黔羸化工怡亭
在上殊亭在側我思古人伊誰允得窪樽有修石門有
目豈如吾閨洞天匪局好古其誰何莫由之有全渾沌
穿焉豈而誰也淳澆不忤不求有天者閨於焉逍遙即
石鐫銘以警來游

銘無文碑陰

公處東山如蒼生何公擾桓公執柯伐柯內舉忘親隄橫決河澹然遺之東山嵯嵯矸然臨之如陵如阿宛其死矣羣醜莫叱十字惟碑胡勒之磨嗚呼蒼生將如公何

初文靖謝公從桓溫辟沈嵩尤之曰人言卿不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如卿何及溫有反謀苻堅擁百萬寇臨淝水勢皆足以舉晉而公談笑却之追師涉河公以無祿晉亦從此瘁矣時人無能形容公德寔乃有碑無

文蒼生今亦如卿何非虛語也恨無孔子書十字以表其墓使沈嵩之言遂為世口實然亦不足為公累矣為反其語將銘諸碑陰安齋陳全甫作而居之薛季宣隸而銘之銘曰

有天有淵飛躍鳶魚安之安之生民保居天之產民罔不大安有安之安皇唐有焉狗物之安安用不集非安惟安搖搖岌岌安乎安乎大安不敬有懷者居安其豈而子有精廬齋居以安安其安哉神天將子可

器物十四銘

書几銘

惟道惟宜惟新是師未合者思去邪勿疑

書篋銘

學問身藏用則儒不能絀帙能佇儲

研銘

剛方正潤磨而不磨凹凸無庸不安則震

墨銘

膠煤相得以成其德研幾惟玄母汚白

筆銘

一言非駟莫追寫之不得永瑕疵心正筆正筆法哉

枕銘

無思無為則高枕是宜通昔不寐心如之何

衾銘

布之絲之稱心為之卷之衣之與時宜之

牀銘

惟其平兮據之安兮其反側兮何以息兮

帳銘

惟此蔽形徒飽蚊蚋惟此自蔽風乎自至

屏銘

休則大受風者會不後其藩將必為身害

門銘

潭潭室廬門居孔道闢兮闔兮乾坤可攷口兮法兮興
戎出好是謂樞機毋然草草

冠銘

身之文冠其首冠者不端文曷有

劍銘

剛有折斷之在決伊擊刺之利匪丈夫之烈

食器銘

不耕而食是謂姦賊胡自異焉修代耕之德

箴

周庭燎箴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火于日邦之大事共蕢燭庭燎甸師役之共庭燎之薪蒸凡庭燎之差王百公五十侯伯子男同三十凡賓客之燕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閤人為大燭於門外凡燭用麻燹荆燹庭曰庭燎門曰門燎以明賓客之出入諸臣來朝之夜入者亦如之惟昔周先正文公制天子眡朝之禮厥明有司設燎于庭俟雞人呼旦以詔百官鐘師擊鼓告旦后夫人鳴佩以出王乃即于外朝

肆宣王怠荒於厥初，難人曠官，弗寘。王用晏朝，晚起，晨
不出於房，厥後聞姜后之規，王用是欽畏，惟設庭燎，問
朝于夜之央。王亦浸服于彛，常越聽朝于昧旦。詩人懼
王心之慢，美庭燎以箴之。其箴曰：

考禮惟周，光于四表。我客來朝，王庭有燎。其燎維何，維
蕢伊荆。自堂徂門，自階徂庭。赤赤明明，用明明德。昭厥
旂常，儀用不忒。司烜維人，共日之火。役于甸師，以昭斧
座。燕則于宵朝，惟昧彛厥。厥有中庸，曾或之罔。王即于朝，

難人司期間夜如何寧莫之為惟昔后姜規王于燕朝
之于晏而釋其筭璵顯允我王亶侯見遠克勤克敬夜
央曰晚我王日共惟德之中夜鄉斯晨朝儀有融惟辟
備官時厥有常無怠無荒邦家之光庭燎之輝用惟其
理黽勉我王敬惟終始惟茲庭燎惟日之精以辨等威
以察宮庭萬邦之章于以彰之諸侯來庭于以明之逮
其季末侯伯專征惟百之燎擬灼于庭夏后勤民厥宗
履癸三旬不出而夏臺是圯阿衡之燭帝乙成商忘甲

子之為問而王受以速亡是故明乎內者必昭乎外始
于勤者或終于怠細而罔害亦孔之大燎之方揚亦孔
之章夫明不可不遠業不可不勤烜臣司庭敢告寺人
周永巷箴

惟宣王受命嗣周家大厯服始年王慵怠于勤早息晏
朝寢荒于厥度臣后咸諫王愆未克改宣后晨起出于
房褫簪珥四服永巷命姆傳通辭于王曰嗚呼德亡常
保存于克勤邦無常安危于怠荒勤厥德有天位不勤

厥政天命乃移丕顯我烈祖文王造邦自西夏克虔共
祇畏修后稷公劉之業不遑暇食即康功田功惠康小
民不敢自暇自逸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皇
天降監用集天命于我有周肆成王冲幼紹統不知稼
穡之艱難周公作無逸稱殷三后越我太王王季文王
之事王克自寅畏厥令稱明后惟成王今王繼汾王之
業邇家不造危如懸石之綸兢兢業業自宵至於明不
寐庸聽朝于庭燎亦惟曰殆哉今王其如台乃晝居於

內肆鼓師告旦猶弗越于宮闈茲惟妾墮敬于身淫心
外見用沉溺我有命棄周禮于昌朝忘勤之德爰示民
以內好周邦岌岌幾不至於亡嗚呼戒哉我聞曰惟色
之好其流必奢奢樂困窮我興受其亂亂原之自發于
婢子之身今王其命之妾敢逃其罪王拜手稽首曰余
一人不勤于德實自生過過惟自作我后伊何今詒我
賢后之憂余敬用祇懼惟王后反初服我自今日新后
拜手稽首曰今王命矣妾其俟旦于明星女史書王后

之言用述箴于永巷

粵惟古初明王作制晝即于朝宵居于內朝以問政內以就安出入惟時曰予敬天惟昔先正周有文公爰及朝儀以節不中雞人司晨鼓師戒旦王于出朝不共曰晏寅餞納日燭炳王歸銀環迭進女職不違陰教之修禮成道至民有攸儀德用不匱三后在天實基周命周南召南發之歌詠思齊思媚亦嗣徽音參十亂臣纘武詒今如何我王忘祖之烈東方明矣怠而不出無朝無

夜耽樂于房簡禮酣眠濱于色荒永惟姜后共德之行
永巷脫簪聞率于王后曰於乎淫端我見不曰雞鳴酖
王于燕王拜稽首后言孔昌膏肓疾箴敬哉不忘勉勉
王后則惟良偶勤于庭燎以光九有不即于非不愆于
儀為周世宗今王是宜於乎永巷在王之宮戒爾後人
眡此德風莫昭燕私莫聞鼓鐘閨闈之容萬民式從好
移其內德衰于外惟其財之物不兩大婦人之悅近而
非遠蔽于一方俾予正反奢淫驕嫉交敗王綱女言是

聽無或不亡母曰宮中四方攸同母曰吾內王人無外
乾剛坤靜諸侯井井一急于常其傷必永允百君子敬
之敬之曾是云怠大命以墮在后末喜臣莫不憎坐膝
王朝而夏家乃傾王受即位淫樂沙丘對于妲已而懸
頭二白之旗殷監不遠近有先王史妾司言敢告執方

漢宣室箴

惟古盛帝明王統天御極必有尊嚴之居以禮神受福
布政施教致敬龔日躋之意是故法官受朝便坐決事

齊明退息各有處陶唐衢室周人明堂之太室皆其處也漢興承弱周暴秦之後禮經灰滅侈過失道高皇帝盪夷凶慙惟日不足至於禮文之事未暇講也宮室制度皆仍塞都之舊惟七年上行幸闕東丞相鄼侯何守始作未央宮于長安前殿之北營宣室殿以為帝者之正處漢制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孝文皇帝常受攝事太祠還致福釐於此感鬼神之前席賈誼而問鬼神之本上自謂不及孝宣皇帝盡心庶獄常以季秋後受

獻時齋居決事當刑獄稱平益州刺史王襄使才士王
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選童子何武楊福衆等傳習
歌頌上方求通達異士乃召見武等曰此盛德之事朕
何足以當之孝成皇帝鴻嘉時舉敦朴能直言士王嘉
等皆得宣室召見對政事得失中間孝武皇帝不忍親
親之思為姑館陶公主置酒詔謁者引內主所近幸董
偃郎東方朔執戟而諫上為稱善曰止偃寵由是日衰
宣室之居其為當時尊嚴如此臣愚未學切慕虞人之

旨感商辛王莽之敗上箴宣室思補盛漢之闕政云

自古在昔惟辟奉天乃立明庭以臨八埏朝居有堂燕
居有室各有攸宜用屆誠一上帝是承諸侯是程百官
是成兆民是聽以立我九經以式我典刑蠢蠕有生靡
有敢不令在帝陶唐明室以詢高拱無為端嚴若神亦
遷其居垂衣而治其仁則天罔有不被於穆神漢續堯
之緒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乃作路寢曰于未央宣室渠
渠實惟北堂惟時孝文禮祠天地肅肅皇皇受釐寅畏

履帝敏武問于儒臣謙光昭灼探賾窮神孝宣明刑兩
辭之卹奏讞凌秋志心齊一中和之頌曲度洪纖乃謝
歌童撫挹謙謙有嚴二后宗道亶明必世而仁中天以
興中葉弗虔恩親掩義路寢王宮而樽罍是寘始驕越
度敢見嬖臣降于天子為之主賓陞郎曰朔執戟是何
正厥三罪匪回匪阿明明世宗如流聽納三十金之云
賜而董君以不荅危言之至受之不疑受而不盡臣為
惜之鴻喜直言敢相新甫過涉雖凶匪躬之故惟此便

室漢家法官政教之施曰常曰中敬厥幾微民乃攸儀
一毫之失弊將泉溢無曰無非其禍將危無曰無害其
苗必大螳漏隄顛心堅石穿淫亂之漸篡奪生焉國之
興亡一言而決無安不危無剛不折竊位亡新孰辟于
天受為瓊室而傾宗隕元巍巍帝居其門四達侍臣司
官敢告執法

閤室箴

謂天蓋高心實繫余余心歎焉天其反夫匪天則靈惟

心之明有感予累奚其為自成卓彼先聖窮神至命其道奚先孰先致敬敬以誠身胡為不仁德凝道至何羞乎虞君惟安而行之乃克有勲四知或畏焉將恐離其責不欺乃室斯不愧于屋漏敢處告于夫君走嘗聞諸師曰心者天之體也有諸中斯必見諸外動乎心所以感乎天也君子盡乎性以盡心安之為貴一日心正視舜為何人哉因箴閤室以自警

耳目箴

遂古在昔先王建極聽有中聲視有常色各有攸職民
用不忒在士墨允殷商之際惡聲色之云惡而周薇以
不食隘清雷首餓夫之斃而未為至德惟仲尼父目示
顏回禮躬是飭鳴梟毒虺稟天自性其何能易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不如仁身而自克耳官司聽目官司視敬
以司存敢告胸臆

傳

袁先生傳

袁先生諱溉字道潔汝陰人也嘗舉進士免貢避地州
西山中建炎初集鄉民為保聚與金人及羣刼抗屢克
其衆謀奉先生為主先生逃於金房山谷間王金州彥
即其廬見之先生衣不掩脛與相應答王就先生學李
靖兵法先生謝不告王怒欲脅取其學先生轉徙山南
時進士類試宣撫司其年會失陝右取士以百數而應
者過百人或勸之就試求官先生曰官不可苟求也移
居富順監先生初從二程先生學聞蜀薛先生名富順

鄰家薛翁以賣香自給其子晨以香出父則掩關待之
子莫而歸因不復事鄰里莫詳其趨步先生知為薛先生
也具刺謁之薛翁慢罵不應先生固已疑之矣間日再
往又不得前於是積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先生
與之語不對再見談古今百氏又不得一言三見縱論
六經薛翁才有喜色曰子學已博然寡要夫經所以載
道而言所以明道何以多為先生曰如先生言吾心將
以會道爾薛翁擊節稱善因以所學授之居月餘勵先

生出關薛翁因亦遯去先生自聞薛先生道所為益純粹近古其出關至夏口岳開府飛必欲延至幕下先生一見而出不辭而行語所知曰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無圓機之士難乎免矣未幾而及難先生因家荊州往來夷陵秭歸諸郡與士夫言必稱善悅其意旨然後和之循循然人知其厚德君子也孫秘閣汝翼帥荆渚延先生至府舍俄先生告去過表弟虞於公安以書寄謝孫曰既不出此旬矣公於既厚恨不能為公一言病草

二聖寺僧問於牀下先生曰佛家以死生為一大事誰謂當蹈其常因戲作釋氏言示之曰非吾事也棄之而歿時年七十寺僧為之斂葬無男二女子尚少公安聶令詔為嫁之先生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誦習其言略皆上口於易禮說尤邃未嘗輕以示人樂善孜孜蓋天性然也自將家下峽其饘粥蓋不繼家書祭器間闕常以自隨貧居以小學教授童蒙其生父以妾為配先生即日謝去與王樞密庶故

善王家有伊洛遺書先生欲傳未能俄而王歿先生不
遠千里從其諸子傳錄書畢遽行會羅織獄興掩捕王
氏家人賓客幾傳之死先生居夷陵郡郭一旦徙家舟
中其夕夷陵灾首焚先生居處紹興癸酉歲先生在江
陵得疾如中風四肢不仁殆甚人為憂慮先生曰此無
傷也遷居村舍踰月而愈或問之醫道先生以古語告
曰所謂存神與氣氣與神會自然周流本無偏滯者我
能身行之耳由是荆人頗神其事初靖康後天下兵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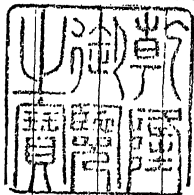
甫起先生家為汝陰盛族嘗有客過其舍先生察其狀貌有異白諸父曰客姦人也徙家人避之是夜客以冠來遂與鄉社義兵鬪死後衆欲據前山為保先生爭之不聽獨將妻子聚保山後已而前山果沒金人大至欲以萬衆攻山後營先生塢中兵不滿千召其衆計曰敵則勢盛吾知數術保以一箭破之其夕敵砦山阿先生使數十人各執鼓燧如四山伏約敵軍譟擾播山擊鼓為應有談經客愚甚先生激使為敵人裝竊其號入宿

敵帥帳下以二矢授曰夜中發矢而竄客如先生計惟怯僅能發箭敵營驚亂顧見火光並起鼓聲四合因潰自相攻殺數百人遂不敢復至有潰兵擄掠過營下先生伏數十鼓持礮木道傍俟因據險拒却之賊還以夜中過伏所礮木亂下鼓聲震天賊遂大崩擒殺大半先生文武才用大畧多此類疏其大者于篇

甄浦薛某曰走迷袁先生傳觀其從薛隱君學師弟子授受相予之際何其嚴且約也俗薄久矣聖人之學不

可復見走於先生焉取焉初外舅秘閣鎮荊州為書寫
機宜文字嘗得於先生授教其所以為誘進者甚博嘗
侍先生觀奕能為負碁易寘數子以弱為強時奕者亦
善於碁拱手稱歎外舅強先生奕則曰先生嘗以奕為
廢事所不忍違又嘗聞先生言蓋嘗以所學撰一文字
凡四類曰理曰義曰事其一則今忘之矣走從問義理
之辨先生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走請
終身誦服斯語已歸而聞先生訃求其書不可復得嗚

呼若先生者可謂君子儒矣言行文章皆足為世楷式
百不施一卒以窮死哀哉



浪語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_臣何道沖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_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浪語集卷三十三

宋 薛季宣 撰

箋行狀

先大夫行狀

君諱徽言字德老世為永嘉人曾祖元禮祖庠皆不仕
季宣謹按朝散郎鄒極撰我曾祖墓誌曰其先世家
河東漢平元始間有曰丕者渡江寓毗陵後有辟地

福唐長谿者又徙永嘉君其裔也墓誌敘述先世其
闕略與譜牒同而伯父待制行狀云唐令之補闕後
也至公五世矣譜稱補闕後居長谿之廉村於永嘉
房為伯祖以相參驗似不祇五世

父強立少登科禮部侍郎鄒浩嘗以學官薦之歷州縣
所至有聲清正恬退終金陵幕官

先祖字成翁歷吳縣主簿中都宜黃二縣令江寧光
祿為人短小精悍褻和裏剛宰劇有聲奉法不阿其

上號石蓮長官恬澹工詩有舊居一篇花木蕭疎一

徑深門前綠柳更森森

一作成陰

旁人錯比陶潛宅澹泊

仍無愛酒心娶陳氏鄂州使君說之女封永嘉郡太

夫人夫人四明大族初婚奩具華靡察光祿有不豫

色而問之故光祿曰我孺子家觀卿調度非若吾家

婦者夫人曰有是哉其歸遂能降志節約居貧若素

閨門肅睦非親無識面者而鄉人傳以為法訓責其

女婦必曰汝非薛七嫂乎七光祿公輩行也

從祖兄居實嘗與李宣言光祿宰宜黃時有小人
獲于母去而遠遊者已而母經死比鄰聞之稱冤呼
子聲不知傷子之不在共證其子實殺之光祿閱母
枕中得縣人稱貸券帖獨疑其冤陽按其子使人陰
以縊母領巾夜擲債家戶下微伺于旁債家晨起然
杳見巾識之唾曰冤家何以至此執問即渠殺母遠
近歎服稱神明

君其季也少孤警穎先令人即世時方在襁褓比成童

先中奉捐館舍

中奉令及先君葬時祖妣官封

獨與諸兄講學識慮已過人既長能自立力學刻苦窮
晝夜弗懈遂博通經

先君從文定胡公安國學有上胡侍讀咨目三通在
遺編別錄第一卷

再舉登建炎二年進士第解褐授南劍州司法參車駕
幸永康君以書謁中司趙公詆一時用事者趙公大稱

賞以國士期也

時呂相頤浩柄國趙相鼎為中丞君以書謁趙相立
讀即卷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何辭焉於是促席
歡語如舊相識趙相語及太上光堯壽聖皇帝好學
雖在戎馬嘗讀資治通鑑君曰書曰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誠能見古今成敗而力行之天下大幸趙相愕
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也既而趙相彈劾呂相之欲
臣敵立御營使責諫臣事得太上褒語趙相謝曰三

者非臣所及溫士薛某為臣言之明白繳上其書見
遺編第二卷

俄移蹕會稽趙遷樞相力薦君蒙召對以強志勤政君
子小人為言頗合旨改左承奉郎充樞密院計議官

西府舊無計議有幹辦官朝廷將用先君以幹辦冗
名非所以處天下士遂易名計議設官自君始渡江
之初邊障不立君請建立方鎮以固籬落當時采納
置鎮撫使于淮甸荆襄間疆場始有藩籬之限而江

左之勢成矣後併兩淮分鎮置宣撫使復請併上游
以一其制置鎮并上游置帥強志勤政及論君子小
人無劄並見遺編第三卷

踰年前用事者復當國君以一誠正待之雖銜恨次骨
欲中傷之終弗能也紹興二年議遣使君以選權監察
御史宣諭湖南

呂相復入怨君之嘗議已也未有以發禁省須紙錢
四千浮費君執奏獲可因上遣行君視明州湖田反

命有詔選忠信不欺士循問風俗遂復以君充選實
欲去之

性明爽雖筮仕未久而疏通若素宦飽於更練者既
臨遣敦奏詳明

時宣諭五使皆給親札御寶之歷使按舉必書又以
太宗銘石之戒徧賜郡邑將發君上薛宣撫縣故事
視縣劇易易置令長郡縣政事有失於註誤而未正
於法者財用有出於聚斂而未見於用者刑獄有過

於平允而陷於深重者御史未至並許自陳改正惡
心不悛雖寘死地可勿卹奏可御寶歷序在遺編第
五卷跋尾語尤鯁切在第九卷撫縣劄子在第三卷
入境布宣德意揭示教條檢覈吏姦無不契事機當人
心者

約束榜牒在遺編第五卷

奏本路不便於民者十事乞委憲司覺察違戾

十事一曰戶口逃亡不為開落二曰產去稅存貧民

受弊三曰秋苗受納巧取多門四曰高估官產吏私
其利五曰人戶避役親在其居六曰鄉村聚徒教習
律令七曰差役愆期科派保正八曰公吏溢額作過
多端九曰人戶陳狀科補助錢十曰開剝死牛邀求
百出印榜奏事在遺編第七卷且請岳飛綏定湖南
及鄰境給韓京營田免全州隸廣西節制乞選岳守
與潭鼎腹背制么賊

江西湖南接壤盜賊出沒其間兩路追討之兵不相

犄角以盜出界為盡已職故盜得視兩界緩急往來
以騁君奏岳飛御軍嚴肅請以兩路盜賊併委之江
賊彭鐵大就君請降岳掩其懈擊之大獲君悅表其
功狀岳軍得以展其智力諸將所鄉鼓行盜用此戰
時金州屬湖南廣西二路潭州益陽縣割入鼎州君
奏罷之選岳守事見討楊么語中乞委岳侯兩路盜
賊給韓京營田奏在遺編第六卷岳侯破彭鐵大事
論全州奏在第八卷益陽奏在第九卷

論郴道永桂陽丁米均敷見存一丁至石餘者并帶糴之弊

丁米前例口賦四斗均敷以承平丁帳科於亂後君既蠲其敷數遂奏計口之賦貧富一等富者寬裕貧者重困均之田畝則又偏苦上戶謂宜履畝分口算之半以就均一寬貧下帶糴之米湖南一路舊有之名糴而未嘗給錢多或兼倍正賦州縣受納必先糴而後租民不供命但能充糴而已常賦之入至一縣

歲不迫三分者良民偏受其弊實無補於縣官君初
難遽除之周詢其詳始班其禁又有和糴夫米并受
納米樣斗斛紐耗倉例把算抬斛斗面銷鈔之米水
程裝綱糜費脚乘修籠夫米價錢戶帖及牛倒死買
醋錢均數黃麴麴引錢綱輕夏稅貼納錢陳狀補助
錢等其他名數尚不一君奏州縣受納收耗與當遠
而近輸者得收腳錢如條例餘一切罷之憲司糾違
禁者丁米奏在遺編第七卷帶糴奏約束榜在八卷

放丁米罷受納增收水腳錢榜在第九卷

時田荒糴貴命州縣量城市遠鄉道里朝暮可及者自
近及遠區處賑糴由是糴價頓平濟惠甚溥咸戴上賜
不以遐遺也且請存留漕司上供錢賑濟郴道桂陽三
州罷營繕等費

諸州大飢在兵荒之後田萊不闢米價翔踴而二廣
帥司閉糴且禁耕牛出境一牛值錢百千且漕臣李
弼孺初起上供帥司下潭全永州計置材植繕成府

民不勝困君留上供錢斛不遣截支米二萬石裨常
平義倉支濟及以封樁經制司銀三千兩分畀州縣
仍借諸司錢糴廣西米賑給通那省米借貸聽四等
下戶十人為甲州為給據自置撥米州軍支請牒止
過糴過牛營繕約飭諸縣括荒間田畝勸課富家開
墾曉民生放種本收息官為催理又命上戶糴米接
濟給歷稽其多寡高者免役次者免罪糴平田墾人
不覺飢論過糴過牛請撥上供賑糴奏在遺編第六

卷勸課奏在第七卷存留上供支米賑濟自刻三奏
生放種本榜在第八卷罷帥司營繕奏諭民糶米榜
在第九卷

薦本路憲呂祉郴守趙不羣全倅劉延年前衡倅趙伯
牛統制官吳錫等朝廷皆召用

呂祉為憲其治在衡州曹成寇迫州城祉毅然獨立
指揮諸將防守寇不能犯他盜胡元奭等數千人所
在出沒祉遣韓京討平之為政激揚清濁豪吏不敢

為姦趙不羣初宰章邱抗金人數萬之衆其守柳也
曹成起攸縣安仁間執安撫使向子諲徑薄城下郡
人驚走殆盡不羣率兵迎戰賊不敢前成後再至圍
城不羣拒守六晝夜出奇應變竟却之歲旱以馬料
賦民播種身率僚吏減奉以濟貧民又省冗費犒軍
因繕城壘民不知役樓壁屹然君之支截上供繇不
羣發之也劉延年元祐名臣放之從子居鄉以孝友
聞遭世艱難携家族四十口轉徙江湖與共甘苦敏

於政善應卒權興國軍賊帥李勝擁徒數千稱迎奉
神御拏舟直抵其壘居於延年而去初靖康中有旨
召對未赴既更世故不復自言趙伯牛通判衡州當
孔彥舟變伯牛使人開諭一郡免於焚燹從平胡元
爽再拒曹成有功又道倖鄭安恭元祐大臣雍之子
紹興初曹成據州百餘日殺掠慘酷十室九虛安恭
攝郡能勞徠安輯之明年猛人大出安恭率衆討捕
偪逐山谷賊窮請命至言之食非其本心安恭戮當

敵一人餘無所問諸峒稍知畏服祁陽令張登治最
一路繼褚積弊政之後兵火之餘登安集流離首與
民約如是而催科如是而差役善良者處以是道強
猾者治以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五月而
安之曹成受降而來一邑震恐登從容措畫不擾而
濟大兵之後四政渾殺登刻意窮究推割分明吏畏
其強民懷其惠提刑司檢法官文浩先知寧遠縣有
循良稱安撫司統制官韓京朴忠善戰破郴賊李冬

至虔賊鍾超胡元爽等兵皆數萬如孔彥舟餘黨及
永興土寇王蓋天游寇賀潮等亦皆不減數千人君
初議營田京率先請茶陵安仁二縣荒田耕種吳錫
號吳夜叉威名甚著猛人楊再興反攻圍武岡軍出
沒八年為錫所破窮追數百里焚其廬落甚衆君錄
奏其事皆功見一時者薦呂祉章在遺編第六卷韓
京趙不羣文浩鄭安恭章在第七卷劉延年趙伯牛
章在第九卷惟吳錫奏家亡其藁按使事錄奏狀以

千文為號不應遺落必還朝所上章也其破楊再興
事見第八卷請委岳飛綏定盜賊奏中又有薦黎明
事別見

初抵茶陵縣慮囚有以平人為劫盜者片言折之審
知官吏冒賞之寃立下吏痛治為直之人稱神明

初縣人高大被劫戕死其夕李方陳一家亦被盜巡
尉捕未獲高大家人疑賀大譚世績等實殺高大縣
尉何變收辭所連逮上縣併以陳一李方事鞠之鍛

煉成獄賀大知不免以陳九張七雅有猜恨枝辭入
之世績等具以蹤迹自明獄司不為追會君閱成案
洞見其冤移獄安仁遂直其事活無辜九人至安仁
慮七三殺人獄以痕傷在左款辭左右及前後異詞
為斷二奏在遺編第六卷

論漕臣措置州縣日納移用等錢苛斂且縱吏門下姦
賊請繩治又按發知桂陽及永召三守常寧令等不法
祁陽令等妄殺按賊吏之尤者械送獄

湖南賦役繁重民有嫁老母不舉子以規析戶免進
丁者轉運判官王淮賦錢移用孫諸州日納緡錢二
十縣以大小輸錢十五千至十千又潭衡二州日出
旗望酒錢二十千實未嘗得酒州縣敷于民下自米
麴銀紙下至鬻豆腐者皆不免科掠郡縣去國既遠
又當積亂之後守宰貪縱遂成風俗郡守和璟其尤
者羣下有五毒三諂之目衡陽令王括邵陽謝徵祁
陽褚稹皆專恣昏墨民不堪命號曰三陽括先以賊

敗死微與稹有謝一楮二之稱微及茶陵令譚知柔
先有召命君留不遣按治其姦皆無所貰平陽尉靳
成賊露亡去因荷項屬吏知寧遠縣張雍懦不勝任
東安令李威遠前坐罷軟對移清湘令譚觀光未陽
丞李煒咸剛勁有守曉習吏治君請以觀光易雍煒
易威遠仍不理遺闕論王淮及權運判趙志之并按
和璟武岡權尉李端慤巡檢劉清奏在遺編第九卷
靳成譚知柔及監稅沈銓常寧監稅王載平陽權令

李發并桂陽簽判權監陳如壘對移奏在第七卷永
守黃陞推官俞梅等并謝微褚稹及其主簿嚴徹常
寧令阮冠衡陽尉楊祖堯高攄奏在第八卷衡州錄
參詹勉奏在第六卷換縣章在第九卷

以論潭帥非其人又其間發摘稍多行之且峻不無忤
權貴意既還權發遣興國軍而他使皆進擢識者為不
平

前此李相綱為湖南大使軍民頗服其威信李以言

罷折樞密彥質代之帥司正兵纔七千人招降之軍
乃二萬衆或傳將欲起赴行在人情惴恐君奏綱至
數月稍著成效至於彥質事未可知夫以未可知之
事而易已試之效臣切惜之是時帥司軍費不支漕
司艱於出納漸致猜阻君請漕司濟其軍用楊么僭
皇太子憑藉湖水為亂羣盜散處山谷土寇游寇更
出侵掠如尹花八張成蕭尚十蕭小四田行者陳道
王盈鄧裝彭鐵大賀聰賀佐李詢賀全劉仕才之屬

強者數萬弱者三千人君過江西知岳侯忠畧可
任奏請借以討賊必可肅清湖外朝廷方督帥司以
么賊事君奏賊中乏食必因漲水侵肆已與帥臣彥
質定議屯兵要津使其進不得掠退無所給一兩月
間其勢必窮然後鼎州攻其前本軍制其後計窮而
來不戰而屈此上策也使賊不離平原官軍四合其
平已久正以波濤浩渺水勢已漲賊軍輕利飄去焱
來初無定止官舟不葺又無水軍較彼已之短長計

時勢之利害私憂過計願毋欲速且請精擇岳守量
事應副以張潭鼎犄角水勢已落可以必取又奏比
發本路荆南兵援鼎州師次城下不給之糧各引而
歸實無所補止付岳飛以賊可保成功朝廷已遣王
玠之師君知玠不知舟楫間事歸對密請委玠荆襄
備禦又奏賊軍舟楫便利善長鈎貫汨沒與之從事
於波濤間恐非官軍之便玠軍竟以水戰困於搭鈎
致敗卒用岳侯陸道取之他盜亦平悉如君策君之

行也上諭君訪山林不仕賢者長沙黎民字才翁以孝友信義著稱其學問有淵源自胡文定公諸公咸所推重嘗從御史張昕學遭亂託明以母及陷于賊間關入賊取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明即還曰郢多招安之寇允文允惡其來必與為亂變在目中矣後一月而難作君歸奏曰惟此可以充賦君去而明卒事不果行呂相既思有以中君君行未復即以空劄誚君移陳如壩為專擅君歸又以其

論帥臣軍旅為誕且以小臣不當薦舉將相言之上
前時和璟所親為戶部侍郎懇君請給軍用支截上
供為不體國愛費君用此出呂相意猶未愜召君與
諫官唐揮婦兄同見明告君曰朝廷本欲相留上令
與公州郡已而唐諫果以質請表狀彈擊上不直之
不報旋命都司計最五使手歷即課君殿削焉後張
相浚督軍湖南聞君將命有體興國朱上尋復召還
論易帥章在遺編第六卷論帥漕支費及楊公事宜

在第九卷請命岳侯討賊奏在第八卷論王夔楊公
二劄在第三卷薦黎明奏劄在遺編別錄第一卷遺
編自六卷至九卷皆湖南使事號使事錄疏其大者
于此又有使回奏劄在遺編并別錄奏議中惟被命
申請畫一蓋五使合奏已施行者詳於榜牒奏事御
寶手歷但抄寫奏狀語故不錄

亡何以比部郎官召後敵騎次淮右車駕建康扈從
以行方倉卒進發先駐蹕平江及春還臨安一時事宜

人情敵勢知無不言譽望彌著

平江建康奏議劄目並在遺編第三四卷別錄第一卷

改兵部又改吏部左選遷右司改左司檢正中書門下
諸房文字遷起居舍人首以申嚴歐陽修王執所請令
賜對臣寮少留殿門候記注官出面錄聖語及親奉德
音事干教化禮樂刑政為世典法者並備錄闕報記注
官士論美之

君之為都司也刑寺奏讞父有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謂人子弑父寧論曲直且父子法不別籍何謂人家子富父貧得非供養有闕抵以不孝之罪識者然之在後省也論舊都省無杖省吏有罪大付棘寺次不過罰直人情難傳重議是三尺法終不行於省吏也小人何所忌憚始置杖都省以詰小過奸吏少戢而省吏側目思報矣論記注奏劄在遺編第三卷議刑置杖奏亡

金使至許還徽宗梓宮及母后河南地時無故請和且
無邀索有識詢詢深以為慮朝士皆知不可而無以拒
之君位螭坳朝夕憂慮直前面奏及侍從同對辨論尤
切因感疾時方正旦猶欲力疾侍立家人苦諫始在告
趙相凡三入君皆勸以事功難就唐姚崇要說明皇
十事可以為法趙不能用秦相檜知平江過闕望趙
留已而無留之意君間見曰公已許秦過闕秦自意
留使之遂行將恐失望而以媚嫉生怨矣趙顧不知

君意所在大不悅曰秦居公里於公厚乎由是稍疎
君而秦趙之隙成矣初趙相羣公議所以待敵謂莫
急於自治用和戰為適時之宜未始持必戰之說也
請和使至敵情既不可測秦相復入揣上皇有厭兵
意始決計和羣公慮患將深遂皆抗議不屈辯說紛
起君獨不深論已而至上前忠諫懇切上垂涕曰朕
屈意和老母計爾君陳帝王之孝至援漢高祖栢美
之說又與秦相廷爭移晷遂中寒疾以歸舊事左右

史奏事直前無所關白自同時潘中書良貴叱向子
諍議和後人無相繼者雖直前名存奏事必先通奏
與請對從官等矣議和奏議今多亡佚所存畫一亦
亡其首在遺編第三卷議王倫使事白堂二劄在第
四卷其論梓宮事曰萬里梓宮真偽孰辨以姚崇勸
趙相稟目在別錄第一卷疾寢革語猶不忘國事
以紹興九年正月壬辰卒享年四十七歲上聞之為悼
惜有旨贈帛百匹與遺表恩澤

故事左右史卒官其家二人渡江後未有卒于位者
省吏以君置杖舊憾且迎合時相以省記沮格之侍
從有以中朝左右史姓名為言相復設辭拒解左右
史不得致仕恩澤自茲始也

娶胡氏累封安人賢淑和鳴侍湯藥尤謹遂染疾後君
十三日亦卒君仕雖晚而早達銳意功名君相眷注方
渥人皆指日待其遷也而竟止此莫不傷惜之為流涕
云生子男二人長李隨次李宣女四人越明年九月十

九日葬郡城西太平山之原君天性忠鯁獻替甚多

君前後奏陳多繁體要他人所難言者在君為不足
道書奏存者已在遺編并別錄中

今皇帝即阼初君以布衣上書言時政曰國勢曰邊防
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凡六事

京城之圍大元帥起河北中原道梗行者莫敢北鄉
君仗策干元帥府行不告家會太上皇即位南京更
以書奏在遺編第一卷

既仕於朝首請擇賢宗室立為皇嗣

太上皇春秋富羣臣未有啓擇後議者君首陳大計
以為太子天下本本不立則幹易搖前代計不早定
致禍亂者不勝數而立子以公為法後世者莫如仁
宗皇帝今社稷綴旒萬萬曩日陛下仁聖遠追先烈
宗社大計安知不已定於淵衷須請而行耳臣是以
不顧死亡申此愚直願陛下斷自聖意無惑羣言以
幸天下太上虛納上虞丞婁寅亮繼之其封事言太

祖舍子立弟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自崇寧諛臣
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致昌
陵之後寂寥無聞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墓上莫
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鑒之日中原所以未有
息肩之期也願法章聖仁祖於陛下子行中遴簡太
祖諸孫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他日皇子誕生退就籓
服不過添一節度使耳太上感悅賜寅亮對敷奏剴
切太略以謂本朝傳國十世大統三絕太祖有命而

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為是也語慚上意面賜
褒荅曰太祖舍其子而與其弟朕之所師法也擢監
察御史立後之議始定無幾事又中寢君因星變上
書論國本曰側聞小臣婁寅亮建言乞擇宗室之子
育之後宮以待皇嗣之降陛下不謀不卜即日召對
所以寵錄之甚厚繼有旨召子清子英子唐入侍此
命一出萬口稱慶謂即施行矣而子清子英一見而
止子唐未聞促召士衆失望不曉所以若謂姿非英

物不足以備拊育則子唐者不應不與之進若以所
閱之子已足充選則二子不應遣還切料小人無深
謀遠慮獨不能堪目前之情熒惑陛下已成之志則
春秋鼎盛子孫十億之語必陳於前願陛下上念祖
宗基業之重鑒仁祖充意之法無徇宦官女子之情
且仁祖末年天下寧謐人心安固設有非常孰敢異
論今日之事其勢云何此有識所以寒心不知所出
也已而上意遂決書別見奏劄在遺編第三卷

勸大臣和協濟功乞宰相不親細務又撫陸宣公奏議可酌取以救時者如減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五事

白堂二劄見遺編第四卷五事書在第二卷

紹興元年詔以星變闕失乃上書言所當深憂者三曰國本未立曰佞倖未去國論未定且曰憂其所不足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又大可憂者也其言皆切中時宜當時連上二書其第二書專諫營繕並見遺編第一

卷營繕當時未見其害後果甚云

初聞徽宗諱主上銜恤哀痛時議軍國事遽欲遵用以
日易月除喪君建議終制成上之美識者避之

論國服劄子遺編第四卷

開府岳帥方以議論不合棄軍請終喪廬山君遺書為
陳大義勸諭岳懔然感動即日莅軍其他建白彌縫有
補於時多此類

兄弼與君尤友善時帥荆南方召用力丐外得請安撫

虔南圖以過家為畢窀穸以盡其誼似非偶然者

諱待制伯父也張端明闡為行狀其文多闕略伯父行事鄉人喜言之不無奇偉過實撫其大而不誣者附左其事書行狀中而未詳者互見之裨其闕

伯父磊落多權智尚氣節不修小謹曲廉人所甚難談笑處之沛如也自始為士鄉先生如忠簡許公景衡劉給事安上劉舍人安節等名一時忠敬士皆許以帥才將畧年十六試補郡學即居其元同諸生貢

京師附花石綱舟沂汴舟中楊梅盛熟綱吏撝餉諸
生伯父獨收所棄腐梅并核以瓦缶儲之同舟莫知
何謂抵京有司以失梅罪綱吏吏藉缶中所儲證壞
獲免始皆服其遠見教授杭州沈侍郎晦先以微累
被斥伯父為之湔袪延譽遂立天下重名代還以余
相元中薦對為徽廟言太祖使人召趙普見其讀書
問知論語大驚普曰論語夫子之言皆足為天下法
有一言而人終身不能行者況全書乎太祖曰其一

言謂何普曰節用而愛人徽宗亦曰治國之道無他節用愛人而已斧座即起遂復去為滄州教官年飢發學糧賑糴州將以為非制止之伯父曰有如荐飢糴不能補某當坐之來歲大稔償其舊而復贏筭庫左藏方中人強橫既投効致事竟流王道之僕後無敢譁者辟親征使參謀都人羣起擊殺內侍侵及士夫將校輒以姦細名之將相環視不知所為伯父前曰是不難辨下令殺內侍者賜帛首亂者出執斬數

人而定園中裨畫其衆京城近賴以保全提舉輦運
不克赴主管明道宮居鄉蒲門巡檢發土豪陳大指
之姦大指逃入於海州將懼為亂伯父曰處以巡檢
之地則受制矣從之大指果出徙家郡下而患遂銷
除湖南轉運判官楊公方熾詔張相都督岳侯為制
置使討之賊便水戰樓船如大德勝小德勝望三州
等高過十丈其多不可計二公亦作大艦當之伯父
知舟楫非我所長不敢明告因燕白曰適觀兒戲摸

魚而得一理呼吏立取盆魚於前損益盆水示之水
寬則縱鬐去而魚不可執也岳侯晚旁微笑自此不
復言水戰矣會天旱湖涸陰以厚募招取賊州寇至
則強弩據水當之不與接刀大造巨筏斷賊江路又
於上游亂投芻藁賊舟挾輪不可復運酋豪勢屈多
降岳以步騎直擣其營賊軍因以潰敗王彥久不應
召伯父直徽猷閣主管荆南歸峽州荆門公安軍經
略安撫代之督府問計將安出所從兵衛幾何伯父

曰彥軍皆中原金房精兵剗其面曰盡忠報國誓殺
金人固難與為亂朝廷必欲彥非某書生所及但欲
代彥則湖南送吏足矣徊翔似不欲行者久之乃進
迎吏不至殊不為止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迎候伯
父即日罷遣湖南親兵湖南將請間欲有所陳伯父
大聲謝曰已知盛意不過欲相送至荆南耳久苦將
士亦欲到任禮犒津遣然某既帥荆渚親兵皆吾腹
心之衛又實腹心於內則非所以待之荆南親兵聞

之無不大悅其將本為彥伺伯父者反以情告且曰
王太尉未有去意公當襲而代之伯父曰吾以身任
太尉亦忠安有是理竟馳入如其計彥晨起未出諸
將列坐賓次瞥見新帥入府羅謁于庭彥乃大驚遽
出交政起其衆赴督府軍人不樂謀因大閱乘早以
變伯父先期臨閱竭帑犒賜時雨亦降亂心遂息彥
以伯父告無他志還朝得帥侍衛步軍於班列間望
見先君以為伯父嘆曰薛直老又在此矣何歸之神

知為先君謝曰彥非賢兄保全安有今日參謀京西

湖北有王缺子者

忘其名

故楊么賊中殿帥岳侯用為

水軍統制乘岳行邊為亂部勒已定其母使僮告之
伯父密諭諸將為邂逅入王舟中索飲伯父馳至江
步呼曰行府適有軍事盍相從議之諸將強王登舟
即共縛之付吏一軍震驚無敢動他日岳還自邊列
將賀舍人者白其婦與僧亂岳即便座按其事辭連
一寺僧無非諸將家也岳引伯父視其牘曰飛出營

中至此略不問則飛負諸將欲如柳公綽故事盡納諸江復不忍奈何伯父曰發婦私者但一賀將衆何與安知非調辭分謗小人之情邪岳意不解伯父曰此曹類因亂離偶合不以正者有之今暴其私人情念家者怨恥過者忿而公自謂無負不搖三軍之衆乎岳曰請密之旋使夫人內集視所污襪類老矣即已賀婦獄決賀即日恚死岳謝伯父曰微君一言幾得罪於諸公岳公丁母憂去張憲以提舉一行事務

領軍憲病在告中張侍郎宗元除書至軍士藉藉曰
朝廷使張侍郎代公公不復還矣張太尉以此辭疾
諸將往往或效之伯父諭憲強出臨軍憲勒諸軍各
安營部偶語者斬許羣校曰我公心腹間事參謀獨
知之欲知其詳問之可也伯父因某請問謂曰張侍
郎來由公之請汝輩豈不聞乎公解軍幾何時汝輩
敗壞軍法如此公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強
公起復張侍郎非久留者羣校還白憲曰吾為汝言

參謀知公心腹間事果然軍中遂安岳侯聞亦大服
會先君移書誚岳岳不自安乃起岳之詣闕已具衣
冠入對伯父疏一機事教岳敷奏岳意末之伯父曰
姑持以行不問則已及見不暇他語上先及之他日
請與伯父偕入奏事岳出手疏以儲貳為言衝風吹
紙動搖岳聲戰悼讀不能句上眎伯父色動岳退伯
父進曰臣來在道常怪岳飛習寫細書窮詰端倪乃
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臣常規以大將不當預國

家事飛謂臣子一體不當形迹是顧欲臣同對明臣
獨與聞之上色定曰朕固疑飛之欲卿對也微卿之
言將不之察改龍圖閣經撫湖北王俊除撫州鈐轄
不行被命同提刑万俟卨圖之万俟相不能致伯父
許俊不遣旋委三州自擇所便授之俊得州來謝猶
從卒士二百人伯父伏甲見之執諸座上叱其從卒
皆坐伏兵毆之皆出收其積粟贍軍荆鼎二郡後十
五歲李宣辟荊州時用之始竭初俊已僂伯父奏同

萬俟卨受命圖俊事貴歸一故臣得自誅之由卨之
始謀萬俟謂伯父自有其功其初不能自望聞奏之
上乃大感服後萬俟治岳侯獄不以一辭見累伯父
論中原形勢常以關中為諸夏首荊州為吳蜀之脊
皆天下形勝之地其守荊南即繕樓堞治器械具儲
峙奏論孫吳謹守上游形勢故曹操不能勝陳氏不
以上游形勢為國故為楊堅所取陛下駐蹕東南尺
土未復置形勢於度外謹守江淮以固東南之圉臣

愚所未悟也荆南西援巴蜀東控吳會南通耒廣北
接襄漢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上游之形勢也異時指
麾號令中原以圖恢復莫此為便與夫出則建康入
則吳粵其勢相萬也臣之在治披荆薶招集流散務
農贏糧以望幸久矣惟陛下實重圖之不納金人歸
河南地朝廷將謀安定關陝加秘閣修撰充都轉運
使召為左司郎官初秦相罷居永嘉人鮮知其才者
伯父曰吾觀秦論當世之務多未聞於人者此其不

可掄殆為時用必矣與之出處相得歡甚將對秦以
戶部闕侍郎諭伯父以財利言曰此官可得也伯父
不欲以風旨言利進不用其語秦相稍不樂因見論
許忠簡公行事伯父亟稱其賢言許位侍從時上嘗
盛怒汪黃二相目許許如一語迎合彼可取而代也
秦笑吃吃不能已伯父出又笑而歸始有疏斥伯父
意矣湖北提刑向子志伯父湖南所按吏也其在湖
北與伯父交論於朝秦罷子志伯父因亦丐外主管

虔州營內安撫初岳侯以列將拔起時張俊韓世忠等已皆建立功效至大官內不能平伯父勸岳屈已下之書凡三十七通俱不之答岳破么賊遣大將俘獻樓船各一卒徒戰守之具畢備韓始大說定交而張忌之益甚岳名日盛幕中之輕脫者教岳勿苦降下於是始隙張謂伯父實主岳府謀議百計傾岳欲并中伯父樞府簡取虔卒張以不應等格急責其使使即譴言虔帥占留精卒不簡伯父因被劾罷岳

侯事起張求伯父在虔通書尺簿有遺岳侯書處指
為反迹秦相徐擿其下文曰此復有遺秦相書伯父
用免而張憲岳雲之獄止以交關書問并憲謀進退
為反具云踰年伯父錄主管王隆觀再知虔州蕃將
程師回桀黠不受制伯父按教奇兵或坐或立心知
有異傳令皆坐不坐者斬以統領官張涓所部遂按
軍法斬之師回吐舌大驚始稟畏為用詔歸燕人於
北師回有親從數百人憚不欲行伯父善諭師回公

從卒衆多不可訖誠能遂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訖不
遣矣師回即日承命朝促師回就道亦俛首告行虔
界江嶺其守長兼提舉南雄州南安軍甲兵盜賊前
提刑劉昉攝事治尚寬恕多盜多貫活之賊中號我
爺佛與官軍格則曰我爺佛終不見殺汝何為者為
暴益甚伯父再至討積年名賊俞三古五官朱闕索
吳錦等皆獲之無所寬貸賊徒加以剥皮之號遁入
他境三州遂安伯父終更因罷虔州安撫進集英殿

修撰安撫福建閩部八郡山賊自建炎後盤踞巖險
劇寇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丘崇廖七嫂滿
山紅之屬數十百部部數千至數十百人泉漳汀南
劍邵武界咸被其毒鄉民多築山砦自保甚則殘敗
縣邑州門晝閉賊知伯父在虔威畧甚恐或欲徂擊
邵武建昌道上客勸伯父改途辟之不應迎卒已至
號令送兵還娒隊伍揚金鼓旗幟分道並進為若數
千人行者聲言新帥以虔兵全將至矣羣盜屏蹟無

敢近路鈴轄李貴討管天下失利貴為賊所生得伯
父知將兵不可用而朝廷相次遣將張淵富選成閔
劉寶措置福建盜賊不受帥司節度且半年一代州
縣困於將迎伯父創立奇兵其初數百未幾數千人
以為殿前司左翼軍拔石城大姓陳敏於指使中不
數年為統制充措置盜賊敏弟犯令伯父斬之而敏
不怨事既專一軍費大省羣盜或招或獲而境內晏
清矣前此戍兵不聽號令秦相靳於軍賞伯父臨以

恩信故事無不集伯父初計欲降賊取盜自贖拔功
多者為將以厲其餘朝廷每聞賊降必取以去伯父
於其降也先激使之比去皆有勞績盜賊稍定伯父
下令山砦勿葺銷其固險之態民無寇患山砦亦空
在鎮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汀賊李谷故郡豪右其
兄子遐奴反主谷為重三日至三萬人伯父批諸將
所上變書互送諸部不再旬而谷敗雖幕府不知也
海寇陳小三列艦六十犯境伯父遣水軍統領鄭廣

以三百人擊之期三日破賊廣請益兵不許居三日
賊舟阻風江浦廣帆舟斷浦口不血刃取之盡虜其
軍魚貫束之以獻廣歸問曰廣軍以一擊什不自謂
勝公料功在三日何也伯父曰第從吾令毋問何以
知之提刑吳序賓媚伯父之能數以功狀不實愬于
秦相有告土豪葉勝反者秦以付吳吳見伯父問計
且請兵曰朝廷以勝屬公某何與發兵唯命但恐師
興而勝不可得耳吳不知為計遂辭之改命帥司伯

父處勝兵職擊於軍已乃召之辭以母疾不至伯父
遣醫勞問且止其行他日勝來執斬纛下伯父每平
強寇戮魁領罷遣枝黨一無所問懷服遷善誅李谷
也吳憲疑賊首輩欲生之伯父曰吾豈樂戕人命者
察此等非良善舍之將復亂耳竟不得已而貫後多
獲之滿山紅中上功初不見錄蜀士鍾鼎客於張淵
統領邵宏淵家宏淵質直喜功淵惡不用宏淵常對
諸將面折之淵以宿忿杖宏淵百斤入士伍鼎上書

秦相為辯曲直秦怒創聽讀之名放之福州實赦原
所不追鼎白求其所親於永福縣伯父聽之鼎復走
行在所上書有旨劾福州官吏伯父自劾某實寬鼎
官屬何罪秦相不說例降一官趙相女嫁福州女僕
被笞即自經死或欲罪文中當路意伯父按驗明白
之方事之初伯母劉氏諫曰奈何按問趙相女子家
事伯父曰我不傳以文法適教我者又將中我豈不
反為趙氏累乎或造安撫使印為人轉資吏薄其議

伯父判牘尾曰師以印為權軍以資為賞盜竊權賞將何所不至乎斬之以徇經畧廣東也秦相語執政曰薛直老治福建水陸以清廣東盜賊未平更付此者韓京戍循梅州彈壓盜賊秦相意京難制檄伯父取之京謁見南雄州伯父即席諭京丐罷送出嶺遣將馳入其戍代之京初討賊閩廣界中與麾下諸將爭功有隙至是賴伯父免死始大服其雅量僧宗果得罪秦相褫服加巾竄嶺表道出南海某從之者數

百人或欲以危法加之用茹菜事魔告之伯父曰得
非僧宗果者皆佛之徒爾告者慙沮不敢復言伯父
在閩得目疾內障至廣加劇使人讀狀乃判覆誦如
流獄吏與囚為姦縱抱成案宵逸未之覺伯父夜中
傳鑰呼巡捕吏直抵某處墻下搏之下謂有神無敢
欺者累章請祠不許有醫夏侯裴為金針抉目明瞭
如故盜賊告定始錄前後功加待制云伯父居官鄉
人有所欲見者皆有以答其意終始無倦色先居既

以伯父而葬所以收卹其孤者尤盡恩致其詳別見之至今鄉中論謀略氣誼咸推伯父為稱首

將葬李隨哀錄遺藁請狀其生行實將求立言之君子為之表志以示不朽云兄左朝請郎知台州軍州事嘉言狀

諱司封伯父也性忠厚行修整好古學再舉發貢後母黨蔣璿宰長溪以其貧召之為辦路費伯父謝曰京師雖數千里遠然罄所有亦足以供往來費入李

相幕李救太原次懷州不進伯父諫之不聽遂棄其
師江陰圭田通奉錢月百萬伯父罷取不如令者捐
減居半紹興八年有詔以亢旱許中外實封言事伯
父以嘗召對不稱罷不敢強聒擬杜牧罪言作聽言
論初知溫州蘇起重伯父節行就問政理亟延伯父
譙席伯父因蘇來會辭曰某何為者而府晏必與無
乃為盛德累乎蘇瞿然曉曰以書還我然自今毋我
外有可提誨願聞之當時相與乃如此餘在待制伯

父所為行狀中

初光祿大夫在貧約中收嫁族人孤女諸父行誼皆有
祖父風烈司封常謂孝衰於妻子而人多厚妻族惇厚
本宗每用其至兄弟四人相友愛如手足待制司封最
先達遇之官必合兄弟之舍與從昆弟之遺孤以行從
父兄故言卒司封收錄其子伯震教撫終身待制長育
從弟與言既為納室又擇名士林松伯高以其妹歸之
伯高終於南陽丞復迎養嫁于葉氏先君下世將仕先

兄又卒待制念季宣及諸姊孤露迎歸為嫁叔姊迨季宣長遂任以官為之築室求婚然後引郊賚恩得任子以通判伯父未仕舍其子而官之黃氏從母遭亂貧窶諸父迎居鄉里以便調贍事之如祖母然通判伯父諱昌言字黉明潛曜不喜矜持溫然厚德君子也待嫠倅不赴奉祠卒以司封父之清修通判之和厚待制之英偉先君之方正性德異操而雍睦無間為甚難足為兄弟法矣上為祖宗名義行業如此以季宣之勿克負荷

家法淪替遺風泯絕會將流遁鬼蜮言之有覲顏面大
懼年祀寢遠故老凋喪一旦溘先朝露而我先人之烈
亡軼無傳以重忝祖責敬以見聞仰箋先君遺行祖父
伯父行事之遺落者因并見之瑣碎不書為大者之存
也既將上之史官而不肖者亦永有以自監子思上記
夫子而不失其意雖不敏願學焉誣國史以增飾私門
之令猷李宣豈敢孤李宣謹泣血箋先大夫右史公行
狀如上

書先右史遺編

先君右史遺編手澤二策先兄將仕手抄一策使事錄
二策議和奏草一卷遺表一篇哀成一編通行狀為十
卷不天幼失怙恃初先君下世當秦相檜柄國伯父司
封為君行狀雖書法不隱於事不敢加詳先兄集錄遺
書懼為家族之禍故如議和劄子誚岳相飛書之類皆
別置藏貯有待而出某不能知也不幸先兄早世罪大
惡深徒知寶藏已錄之書不意尚多遺落旋歸自蜀始

能徧閱家書于棄紙中得前書手澤一策及議和奏草
奏草亦先君手澤書首已不可見雖號天自痛計無所
及矣大懼先君之烈由我而墜于是會為一帙以便子
孫之藏且待太史之求編諸墳典初君待南劍州司法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幸甌浦丞相趙公鼎以中師扈從
君以書見丞相相讀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鼎何辭焉
即席而言及于聖學丞相盛稱上在戎馬猶不廢讀資
治通鑑君曰是固聖上美事然聞知之非艱行之惟難

信能監古今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鼎
之不聞是言也留坐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簽
書西府首薦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小人之事議建方
鎮以安邊鄙皆略蒙施用時上春秋鼎盛儲嗣未立君
首陳大計頗見開納同里婁公寅亮為監察御史聞而
繼之其言尤勁大畧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三絕太
祖有國而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為是也上曰太
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擇後之議不及

於太宗諸孫皇上之後太宗實根諸此君自以為言之
不若婁也帝寫其章而自誦之方計議樞庭常攝戶部
郎事禁省須錢四百萬泛用君執奏稱旨用是有湖南
之行衡永阻飢君留上供漕粟賑濟全活巨億計盜賊
以清王太尉瓊討楊么君知王不知舟楫間事上奏委
瓊邊塞時岳相以偏將戍洪吉君一見知其人表飛可
清湖湘後成敗如君策君之在都司也獄有父盜子財
子不知而殺之者有司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

君駁之以為子之弑父寧論曲直況入子家非人家盜
出困窮子之孝養何在抵以大逆議者然之和議興屬
秦相陰植黨與凡議論異已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
從因不復論秦不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出而君
獨留丞相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二輩丞相欲論秦一
問上事君以義止之丞相行而舉手而戲曰鼎行如公
寧復留此君徐應之曰未可量也秦聞頗悅召君致謝
君曰趙丞相與某厚為之謀安敢不忠故秦不復疑及

侍從旅對榻前君列其非是因面疏秦曰偷安固位于相君私計則便然以仇讎臣辱君父忘宗廟之大恥于心安乎與之廷辯移晷因得疾以歸自作遺占猶詆秦計甚斥君常喜道清心省事約已便民二句及上斯奏首論及之舊事右史終有致事遺表恩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為新制君之大節蓋如此其他細務在他人為可稱于君為不足道者皆不復著嗚呼先君逝矣曼曼孤子獨李宣在何修何事可以繼志承先惟有收拾遺書

裨補誌狀之闕昭晰始終之節差可以無愧抑嘗聞司馬文正之簡呂由庚曰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事業遂汨沒矣又嘗聞李繫為泌家傳其間不無溢美後世既疑其妄先公實事因併疑之子孫之愛先人政不當如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之詳略不可一毫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編之末俾後之觀者得以互見焉二書已詳則不復敘隆興元年正月甲子孤某泣血書

叙遺編別錄

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筆集錄遺編患其未能備詳求諸緗帙又得遇事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多記奏雜稿行草相間往往斤削塗竄不可盡識字字尋繹始頗可通去其複重抄其要切之語編諸書末以為遺編別錄俟有他求而得將以備後錄云嗚呼先君之言亦少詳矣方其以道屈信於呂趙張秦數相之間其立朝誠節見諸事業者遺編行狀固已略舉至于先君出處

交承師友之際所以切磋麗澤相期于三代之道者別錄見為多焉某罪逆至深先君遺書求不能早不知續記之類其亡幾何悔不可追矣顧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兢兢栗栗惟恐失墜如臨絕壑而無憑依繼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而已而今而後其能免夫後之子孫觀此先作無忘乃祖之烈以時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焉負罪而書不悟漣洳之丹臆也某謹敘

誌銘

故通判臨江軍事王公墓誌銘

初臨江郡通判王公以文林郎知鄂州武昌縣治有遺德縣人懷之已代而挽公留邑居葬其先人朝奉公于金牛鄉之虬山公待次臨江某承乏武昌令用通家子眡公丈人行凡公所為教告亡非為民之實居亡幾何公屬疾遽裁處家事隱几而逝家人號哭而呼之公舉首曰死生常理勿呼我遂卒邑民德公疋素往往多孺慕者子望之奉公遺命將以古昭穆法祔公于先朝奉

之兆少南餘二十步葬有日使其子綱以公行實為求誌且銘某辭弗獲命謹論次以書公諱揮字時發其先姬姓以王者後為太原望族文中子其胄也乾祐末漢劉氏亂有名助者辟墜睢陽之下邑公其六世孫也曾大父邦彥知開州大父昌符通判南安軍事父鑄以公贈右朝奉郎朝奉學通經術崇寧中退居養母以其學教子姓公年十八繇鄉貢入太學第政和八年進士主簿新鄉劉豫來知衛州公策其必反豫聞銜憤次骨屬

諸公論薦移公絳丞豫吹毛求其後疵迄莫能中靖康
亂南渡丁先朝奉艱終喪調蘄州司理參軍巴河戍兵
拒李成寇積多或告殺人冒級賞公疑為緩獄用得其
情全活數十計遷知武昌縣事兵荒甫定軍書調度無
虛日邑人流散公補刊剔蠹政成不擾流亡稍復為營
百室處之未幾成邑肆用薦者改宣教郎歷知瑞昌懷
安縣閩人喜訟公治之必誠民利化之卒三祀亡留獄
移簽書荆南節度判官事今太尉公劉錡以元勲為湖

北率其鎮在荊南莫府文書嘗資公議者輒令亟下勿
復眎秩滿除通判臨江軍事會卒紫官左朝奉郎賜緋
魚袋享年七十有一夫人趙氏封安人子男二人望之
釋之望之中進士科主潼川府路轉運帳司女一人孫
男綱女孫二人皆幼公學問有淵源恒訓誨其二子曰
忠孝在人猶衣之布帛食之稻粱不可斯須去也君子
學問以成身清儉以約已中正以從事謙以下人慈惠
以及物慎密以遠禍信能安此數者匪直于人無斁明

神將保之矣人非鬼責夫何慊焉公之所立蓋如此其
交人有始卒始學聲振國庠名士如祖秀實輩皆親重
之所為詩文一時傳誦當官屢平大獄人不敢欺察察
有咈事情事聰察者為之調護委曲俾協于中乃已尤
恬進取或教之于時相求達仕者公曰姑從所好而已
卒以紹興三十年十月庚午以歲十二月庚申葬銘曰
不顯而章不熾而昌世奕其光惟此王公適時祖德平
康諒直識到幾先雪寃沉寃學自于源德音孰嗣惟河

之矣汾亭孔子遺德斯邦渚鄂之岡萬世攸藏龜不知其長筮不知其短孫子無疆滲澤浩其以遠

余仲美墓誌銘

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以程文覓舉一不中格見詘於有司雖負王佐之才懷治世之具悉擯棄不用而闕茸脂韋之士廁名科級有階以致清顯者實繫其人之幸與不幸蓋不足計其賢否德興余仲美其賢而不幸者與初仲美授經于從父石月先生蚤見知重嘗舉才武

一旦不屑去之政和中由鄉貢入學久之不第仲美喟然曰吾親老矣旁無兼侍且遇合有命吾居易以俟之耳告歸養其父母宗族無間言執喪哀瘠躬負土以奉襄事作白雲亭于塚次致其孝思一時名人如吳園張先生根程尚瑀方待制孟鄉邵少卿昂從弟吏部應求與今江西漕使敷文魏公安行咸略去勢位從之游處自尚書而下皆為賦詩亭壁紀其純孝而吳園先生至自筆柳開家訓贈之家豪於貲自仲美先人世以調急

賑窮為務未嘗以為德仲美重美彌篤自奉約甚語人
善不絕諸口鄉間有訟往往就之平決恥於官府紹興
蒼龍甲戌仲美生六十有八年矣累舉當受恩命會病
以卒仲美嘗謂人能正心直己雖生不富貴死且不泯
張侍郎杞與仲美同學少善侍郎以兄事之其守潼川
夢仲美與之語泛論世故凜凜如平生歡時仲美亡有
日矣里人有死而更生者云恍惚觀仲美坐府若大吏
然夫人劉氏弋陽人婉孌有賢行後仲美六年卒亦臨

終不亂子男持峙特待疇詩嗣其業女歸進士程耦紹
興三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諸孤始克奉公夫人之喪葬
于卓山之陽武昌尉王某其妹夫也以所為仲美行狀
見令甌浦薛某求其銘與誌某按仲美諱公彥自曾祖
鼎祖修己父師民至仲美世立德弗耀法當銘銘曰
里之仁孝之純武而文屈而伸行通神蹈真淳卓之山
反邱樊子之孫千萬年世其賢視珉堅

林南仲墓誌銘

走之友陳傳良君舉以經學教授州縣亟為走稱其生
徒林大脩者為平陽善士走待縣常熟寓家具區漏上
聞君舉不遠千里過之他日出大脩先人南仲行狀為
請銘君舉不妄許人宜可信屬走以志其何辭南仲諱
杞其先家閩中唐會昌大中間有名彥者從橫陽之金
舟鄉遂為林灣里人由彥及頌四世無夫子頌始三息
君魯大父基其季也大父景深父汝翼世豪于貲自君
先公和柔不與物競由是稍淪落君有兄某不喜家人

生產作業君方少奮曰吾子弟也可不任親之憂不能
興起吾家若祖父時不室矣料理家政一不以累父兄
行年三十有七而娶時家道成矣君於治生理財曾不
汲汲種桑課農井井有條理以故他人不足君獨有餘
兄無室家君事之猶父也祖居華敞君始築室其西便
溫清先公即世君推故第與其季無靳色蚤雖靡學然
其優游樂易如自足于內者間居冠履必整而自奉簡
素立坐不嘗跛倚對妻子無情容精悍至老不衰非勉

強然也享年七十有四以乾道四年九月哉生魄卒以
明年十二月幾望葬娶陳氏子男三人大任大備大時
女一人適楊氏孫男二人陳夫人習婦容治其庭內有
可法者子皆儒學大備居喪以禮亦近時所難銘曰
湖源之岡公乎歸處左以瞻吾祖右以依吾父

故醴陵縣丞江公墓誌銘

代賈簿作

皇上紹興二十有七年某月甲子荆湖南路都總管主
管安撫司臣壽轉運副使臣姓名提點刑獄臣姓名提

舉常平臣姓名言醴陵縣丞江符權茶陵軍使兼縣事
治有能蹟宜蒙褒顯未報醴陵之民列請還公于府某
月甲子其孤某克葬公于蒼山故壠門人攸縣主簿劉
來狀公行事而請銘于某某雅服公誼不可以辭謹肅
拜為之銘誌公字信仲建州建陽北樂里人曾祖某祖
父某世為士母黃氏通經文學躬自教子公生八歲工
詩長從鄉貢入太學紹興某年以進士擢第調永豐尉
縣居江浙要會郵傳之用舊事取給里胥公裁始出于

官遂為定例前此催科無法公不擾而辦民訟久不決者咸即公平處信州守將三易皆進公賢徙辰州錄事參軍始至固犴充溢公一以誠聽先釋左驗囚多不訊而臣洞蠻擾邊公持檄招諭率聽命馴服用薦者闕陞左從政郎改丞醴陵直某閣陳公鎮湖南延公府幕權茶陵軍使軍界郴吉大盜侯將軍者嘯侶千計据神農氏陵肆畧為江湖患者十餘歲公身履行陣執獻于府軍政積不理吏隱賦入而重為苛斂公按治情得貸其

責俾畢償財計盈衍橫斂用絕于民還縣疾作已病猶草書遺親故告别卒年六十夫人張氏鄉先生長樂尉某之子工文尚義之人謂班姬亞匹後夫人熊氏提舉江西常平某之子男某舉進士次一人幼穉女二長歸賈某次歸詹某皆進士業文公好著述遺書凡二百卷門人前進士陳某為編錄刊行于世公事親孝自處廉隅歷官皆有聲稱以惠安無告禁暴戢姦為急家貧篤于行義先業推之幼弟無所取詹氏女兄少寡公為字

撫其孤居閒以經術教授里閭於門弟子無少隱誨誘孜孜不倦用是多舉選于朝永豐學廢不修亦自公而復凡此公行之大者皆可銘銘曰

有安而靜有寬其令惟窮民是定惟兩辭是聽刑其于無爭古良吏之治邪曰子江子之政蠹爾蠶荆或嘯于陵不見其形卒保其纓民用康寧古良將之事邪曰子江子之兵於乎子之德匪文匪飾後生是式允躬是飭有堅斯石爰攻爰刻匪子之為益儆于罔極

王夫人墓誌銘

代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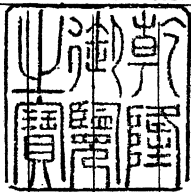
婦人之賢能以義方教子為難人子受教母儀卒能有
所成立而拜親于垂白者為尤難德興王氏之母曰吳
夫人嫠居而能誨其子四兒皆與舍選而浩棟枏者竟
能以累舉賜命祿及其親夫人福壽康寧享年九十乃
卒二者兼萃其王氏之門乎初夫人姊姊三人有老
嫗相之曰是家三女皆中相法宜其夫子而壽過耆耄
者唯季女當之伯姊為故中奉余公安行夫人所謂石

月先生者也仲姊歸上高知縣王元夫宣教亦以儒顯
夫人其季也歸于居士王公諱某同里張氏本王出也
居士居曰吾祖姑蓬萊君相張氏以儒學起家為今江
東甲族吾切慕之居士終夫人奉先君之思所以誨其
孤者不替竟能以儒學自奮用光閥閱余氏夫人早卒
子吏部應求持節閩嶺江西二道興渭陽之念為辟浩
而奉夫人以從吏部事之如母夫人喜曰吾不教子能
辱公賜乎後十餘年棟桷各當之官爭奉板輿迎候夫

人憚於遠遊不許紹興二十五年九月朔甲子以疾終
于里第在姊娣中最為壽考如相嫗言夫人少而端靜
自歸夫家協和內外大小歡愜姪有幼而孤者夫人撫
之猶子夫族或終于外夫人為收葬之夜夢其人謝焉
其天性仁慈類此子浩初舉進士在學有聲考文屢魁
多士先夫人卒官至右文林郎奉新丞朴中年以家累
不遂於學棟今光澤尉柵永興尉女歸進士張穀孫男
十人女四人曾孫男女十五人越明年十有二月丙辰

諸孤將奉夫人之喪于居士之隴柩以左從政郎李扶
之狀來求銘余與浩同學聯姻又與棟柩同預鄉貢知
夫人為詳夫人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故不仕銘曰
惟夫人之靜特兮羌聖善而好修襲翠羽之華裾兮蹈
玄雲而遠遊紉留夷而象佩兮燦夜光之陸離含芳蓀
而宜厥配兮從運期而與歸芝蘭雜遝其庭砌兮馴鵲
雛與霄鳳乘白雲於九衢兮光母儀之德頌崇喬松之
高壽兮澎湃乎其滲澤嘻嘻深深之葬玉兮餘潤滋於樂

石



浪語集卷三十三